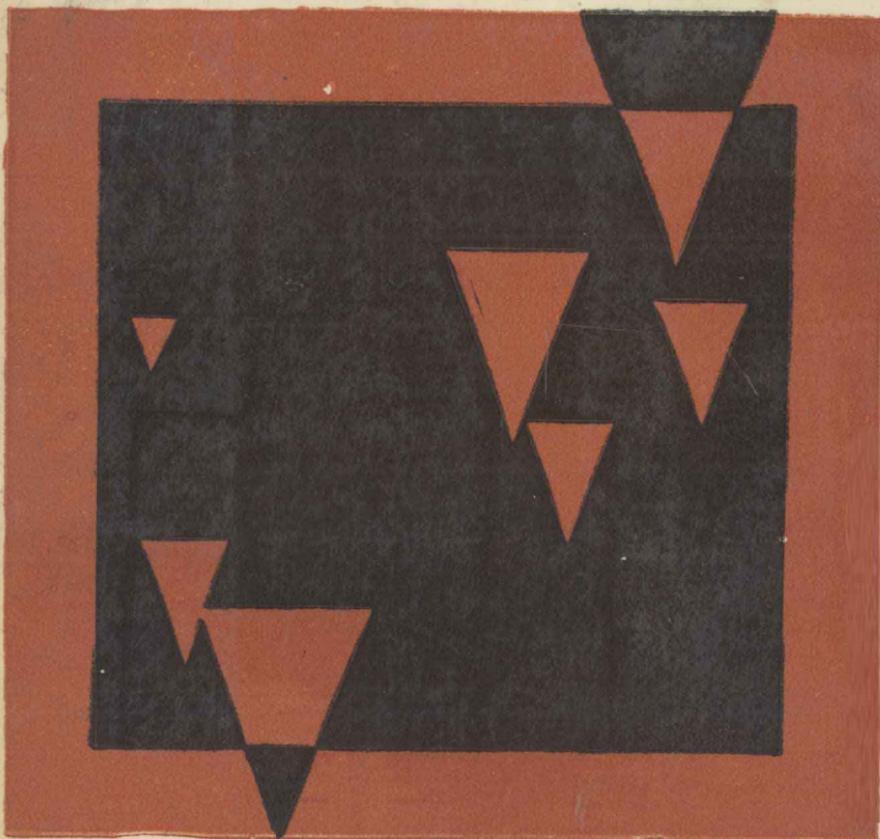


# 闲话并非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范国华 著



# 并 非 闲 话

范国华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五月

新登字(川)018号

并 非 闲 话

范国华著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成都九里堤)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印刷厂 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75

字数: 288千字 印数: 1—1500册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81022-346-1/1·036

定价: 6.20元

## 目 录

把“渣滓”变成人	(1)
死鬼与活鬼	(4)
不要站在臭虫的立场!	(7)
纠正打骂儿童的恶习	(9)
我看了《李有才板话》	(11)
鵠的哲学(寓言)	(13)
把“做”放在第一位	(14)
再谈“少说多做”及其他	(17)
不能忘记过去	(21)
高尚的幸福观	(24)
永葆青春	(26)
从“望子成龙”谈起	(28)
“明灯”与“鬼火”	(31)
“化名”与“化身”	(34)
有感于“多读书”	(36)
提倡把“酸酒”喝干的精神	(39)
唱错了颂歌	(41)
开会与民主	(43)
“五子登科”与艺术民主	(45)
要防止“左”倾的复活	(48)
子弟不教非我有	(50)

要敢于提倡、奖励冒尖	(52)
再也不应出现“熊一福”了	(54)
“自满”与“不满”	(56)
扩权与用权	(58)
也谈发财	(60)
春节漫语	(62)
干部与科技三题	(64)
治病与治国	(66)
与民做主	(67)
改稿切莫想当然	(69)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71)
要兼顾 不要偏废	(73)
黄金梦与人生观	(75)
小议优势	(77)
“捉鬼”与“放鬼”	(79)
一个好的开头	(81)
套着的猫(寓言)	(83)
范伟业的碰壁	(84)
厂怕出名	(86)
“要赶快做”的联想	(87)
请读者来消灭差错	(89)
切莫忘了独立思考	(90)
婚事小议	(92)
经常走步与了解下情	(94)
正气·泄气·邪气	(96)
具体、再具体些	(98)

多写振奋之作	(100)
自我陶醉不足取	(103)
“国家有困难，我们有责任”	(104)
“快”与“慢”的杂感	(105)
贺农民订阅报刊	(107)
“梦”与“做”	(108)
提倡讲短话	(110)
莫要醉酒	(111)
文艺家与心灵美	(113)
何必硬要等下去？	(115)
关于批评种种	(116)
以偏概全及其他	(118)
从“三顾茅庐”谈起	(120)
温元凯的胆识	(121)
平衡木(寓言)	(122)
《星星》的新气象	(123)
比写《安娜·卡列尼娜》更重要	(125)
学习——永远不晚！	(127)
一个实际行动 胜过一打宣言	(129)
高尔基与书籍	(130)
坚忍·认真·韧长	(132)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33)
要珍惜自己的形象	(135)
“领导就是服务”	(137)
续家谱	(139)
开拓者	(140)

精神产品·商品·商品化	(141)
“热门货”与精神污染	(143)
给年轻演员指出不足	(144)
鱼味与书味	(146)
党员与演员	(148)
逃避现实的“和尚”做不得	(150)
不信东风唤不回	(152)
改革，切忌空谈	(153)
“野心”别解	(154)
从祝希娟改行说起	(155)
治病岂能“一刀切”	(157)
“磨白了”与“闲白了”	(158)
忌说奉承话	(160)
听听闲话也无妨	(161)
要敢想新点子	(162)
交际与信息	(163)
牛年颂“牛”	(165)
变革时间观念	(166)
理想与金钱	(167)
精神支柱不可少	(169)
赞“合力”	(170)
高尔基劝导青年多读书	(172)
女人，不是月亮	(174)
弊在好走极端	(176)
有感于巴老的《真话集》	(178)
“下笔有神”与“下笔有绳”	(180)

要激发人们的革命精神	(183)
“冲壳子”	(185)
两种“等”	(186)
题目的学问	(188)
改革者要“三靠”	(189)
也谈“骂娘”	(190)
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191)
“文化热”及其他	(193)
愿“马上”精神传播开来	(195)
赞“言者有功”	(196)
“博爱”琐谈	(198)
影星出国热	(200)
应该“义”与“利”并重	(201)
警惕“拉大旗”者	(203)
“当官”与“搬砖”	(205)
关于稿酬	(206)
“宁犯天条”是可贵精神吗?	(207)
小草礼赞	(209)
“结婚启事”的启示	(210)
到时就开会	(212)
作家的“板斧”	(213)
谈谈邓拓的读书法	(215)
可爱的刘晓庆	(217)
“百万书翁”的“给予”精神	(219)
“减去十岁”与回顾八年	(221)
大甲虫变形记(寓言)	(223)

崇拜“第一”种种	(224)
话说“猫鼠关系”	(226)
改一改旅游观念	(227)
杂文难写	(228)
闲话编辑改稿	(230)
改革是“大众的事业”	(232)
“副职”过多弊病多	(234)
莫做空头“理想家”	(236)
官僚主义与“帽子”	(238)
理论工作者要急改革之所急	(239)
“先尝后买”	(241)
骗子的“成功”与肯于受骗者	(243)
女人·领导·名人	(244)
也赞“第二个”	(246)
集中注意力	(248)
人言不足畏	(250)
话说“假如我是……”	(252)
“信息时代”岂能不重信息	(254)
随时为大家谋点利益	(255)
人是可以变的	(257)
赞“泼冷水会”	(259)
甘苦、戒律及其他	(260)
作家的自喻	(264)
且说高与矮	(266)
个体户的成功与辛劳	(268)
说“纸”	(270)

杂谈“规格”	(271)
“读书无用”与“读书无钱”	(273)
“死欲速朽”	(274)
“士为知己者死”析	(276)
建议设立读书咨询站	(279)
复古种种	(281)
在呼唤廉政声中	(283)
作家的幽默	(285)
“座次”、“名单”及其他	(287)
说话的“艺术”	(289)
萧军留下存款的联想	(290)
出版书籍要一丝不苟	(292)
也谈“刘晓庆现象”	(294)
青春是美丽的	(296)
护身符	(298)
企业家的眼光	(300)
天下改革 匹夫有责	(302)
“文艺并非肥猪”	(304)
“猫论”随想	(306)
“生命的开花”	(308)
商业竞卖与货买三家	(310)
武训办学与平海南出书	(312)
节衣缩食，以购图书	(314)
成功者的质朴	(316)
浅议自由与法律	(318)
“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之类	(320)

信念是可贵的	(322)
一种好风尚	(324)
“四十而不惑”	(325)
居官一日做一日好事	(327)
明星陨落的启示	(328)
对“黄源”来个釜底抽薪	(330)
“夹起尾巴做官”	(331)
眼镜与眼睛	(333)
买书与出书	(335)
一年之计在于“冬”	(337)
编辑的喜悦	(339)
论酒之功过	(340)
所谓“玩文学”	(342)
有感于减少随行车辆	(344)
弘扬铁人的进取精神	(346)
惊人的假广告	(348)
柴米油盐与鱼水深情	(351)
甘愿做一颗“螺丝钉”	(353)
名人与名言	(355)
现象·系列·装腔	(356)
怀念焦裕禄	(357)
母爱是永恒的	(359)
另一种责任	(361)
“手足·衣服”论	(363)
“没劲者”的叹息	(365)
做怎样的“竞技者”	(366)

不必言过其实	(367)
首先要“自己不贪”	(368)
另一种“互补”	(370)
论人衡文及其他	(372)
把革命化放在首位	(378)
功过论	(? 80)
随地吐痰非小事	(382)
肯定成绩与“精神激励”	(383)
批评的武器不能丢	(385)
先后论	(387)
新年三“愿”	(389)
防人之心不可无	(391)
春日话春蚕	(393)
提醒的联想	(395)
《杂文月报》发刊词	(396)
“敬老”与“嫌老”	(398)
如果不问收获	(400)
稿酬漫议	(402)
《渴望》轰动的思考	(405)
正确对待报纸批评	(408)
编辑琐谈	(410)
且说杂文的文体	(413)
杂感	(415)
谈“无错不成书”	(416)
从“黄牛”说到戳穿骗局	(418)
“墙外香”与“墙内香”	(420)

抓分母.....	(422)
教师节随感.....	(423)
后记.....	(425)

## 把“渣滓”变成人

有一篇叫《时代的渣滓》的小说，写一个木匠，染上了吸鸦片烟的坏习惯，弄得倾家荡产，一天三顿饭也找不到着落；本来是一个有用的人，变得来“有用”而不能用，跟“渣滓”一样了。

谁都会厌恶渣滓的。要想住一块干净的地方，就要把渣滓打扫出去。人里面的“渣滓”怎样“打扫出去”呢？只有把“渣滓”变成人。

记得看这篇小说的时候，本来是同情木匠的，但是，没有从问题的根源上去想，以致弄错了，以为木匠的堕落和一切不幸的遭遇，是由于他自己不振作，应该受到谴责，而把那罪恶的旧社会轻轻放过。直到最近，才把过去那种不正确的想法改正过来。

人，只要是人，就想做好人，没有真心做坏人，或者想做“渣滓”的。土匪和小偷之类是受不了生活的威胁，才干那种勾当，要是真的有吃有穿，我想，一定不会去整人害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就拿吸鸦片烟的人来说，除了官僚和地主之类是“饱暖思淫欲”讲享受以外，其他的人（大多数是没有知识，没有金钱的）都是受了统治阶级的迫害、欺骗、和金钱的诱惑，才吸上了鸦片烟的。有人说鸦片烟可以医病，舍不得买药

(当然是买不起药)的人，先吸上两口，慢慢的越吸口数越多，在不知不觉中就上了瘾，上了当，上了别人预备好的圈套，自己流血汗找来的钱，钻进了这个可怕的小窟窿；病，也越搞越深沉了。象这样受害的真不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虽然面子上说不准吸鸦片烟，其实并没有取消做鸦片烟生意的烟馆，只要有“包袱”，就是将烟馆里的鸦片烟拿到街上来，拿回家里去，还是“太平无事”的。那时做鸦片烟生意，既然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于是干这行道的“风起云涌”；而这些人大多数也就是吸鸦片烟的人，这样一来，很多人损失了金钱，损害了身体健康，消蚀了前进意志，并且影响社会秩序，使得社会风气也日渐颓败。这些人，这些罪恶，都不是今天生长出来的，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旧社会留下了很多“渣滓”，他们实在可怜，本来都可以成为很有用的人，可是，不合理的旧社会，把他们变成“渣滓”了。

过去有些地方，种鸦片烟的人很多，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种鸦片烟的人施行过毒辣的手段，这种手段叫做“捉鬼放鬼都由他”。先是强迫着种烟，种烟要课烟税，不种也要课烟税，这第一次烟税叫“落地捐”，接着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的烟税。到了烟苗快开花结实的时候，上方（县长之类）又来人说不准种烟，种好的也要铲掉。说铲掉是假，要钱才是真；只得又送钱。经过一次一次的剥削，种烟的人所得到的收入，往往抵偿不了所负的债务。为了种烟，粮食生产便大大减少，那些地方原是贫瘠的区域，山多田少，粮食本来就不足。这样一来，更大的毒害与损伤了农村劳动力，妨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过去多年以来鸦片烟所造成的一切罪恶，是很深很大的。在西南区，由于种种原因，更比其他地区厉害，“渣滓”也比其他地区多，因此，禁绝烟毒，把“渣滓”变成人，也就更重要了。

旧社会把人变成“渣滓”，新社会把“渣滓”变成人。改造他们，使他们脱离苦海，重新做人，重新生活，走上幸福的道路——人的道路。这是一桩伟大的工作，要在艰苦中去完成它。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六日，渝九龙坡

(1950年8月25日《新民晚报》。

署名：辛勤)

## 死鬼与活鬼

鬼，根本是不存在的东西。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也就是说假的有，真的无。为了谈论的方便，暂且把鬼分为死鬼与活鬼。死鬼，是死了而又埋了的人，古话说得好：“人死如灯灭”，灯既然灭了，一个空灯还有什么用呢？人没有生命就跟灯没有火是一样，光是一个躯壳在，那有什么用呢？难道还会吃人害人吗？活鬼，才是真的有的。没有死就变成了鬼，或者“死了没有埋的”，都叫活鬼。活鬼，是暂时存在的东西，经不起实际人的斗争，和时间的考验，可能也就变成真正的鬼——死鬼。

过去一般迷信的人，都以为死鬼是在农历七月半过节，每年七月一日到七月十五日里，就用烧袱子，放焰口，施孤……等方式来庆贺死鬼的节日。烧袱子是顶普通的一种。放焰口是比较有钱的人才作的。放焰口的时候，要请道士来“劝鬼”。劝鬼要安份，像人要做好人一样，鬼也要做“好”鬼，千万不要钻出棺材来吃人害人，慢慢的，自然而然地等到投“生”的机会。假如不听话，出来为了非，作了歹，那人们决不会轻易宽恕，请个把道士“收”一下不成问题。套一句老话：“杀无赦！”如此这般的劝过之后，就施点“小惠”，撒些粑粑跟死鬼吃，显然想糊住死鬼的嘴，整得